

见证日军的暴行

上世纪40年代初,一年大秋后的一天下午三四点,我们麦坡村(唐山玉田县)一群七八岁的孩子,在一块已经收割完的庄稼地里拾粮食。突然,一颗炮弹在我们周围“轰”的一声爆炸了。当时,我们小孩子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吓懵了,一窝蜂似的到处乱跑。小男孩薛志刚的左手心被炸出一个大口子,满手是血,疼得他用右手托着受伤的左手,弄得两只手都是血。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第一

颗炸弹刚爆炸不一会儿,又一发炮弹在我们村后的山顶上“轰”的一声爆炸了。半个多小时后,村外来了一队40多人的日军骑兵,他们都骑着高头大马,脚上穿着靴子,身上背着手枪,腰上挎着长长的弯刀,个个都是杀气腾腾、凶神恶煞的样子。

鬼子进村后,把老百姓都赶到一个大场上训话,由翻译官翻译。鬼子说:“方才我们打炮看错了目标,把小孩子看成了八路军,炸伤了

小孩子是误伤。”天晚了,他没有讲多少话,就和其他鬼子骑着马扬长而去。

鬼子走了以后,一位大叔说:“小鬼子的话纯粹是骗人的鬼话。小孩子人小,八路军是大人。而且,小孩子们穿的衣服和八路军穿的衣服也不一样。再说,玉田县城离我们麦坡村不远,最多不过10里地,在城墙上用望远镜观察目标是很清楚的。怎么说是看错了目标炸伤了小孩子呢?这分

明是小鬼子在试炮。他们试验新炮的性能如何,没有目标,就把小孩子当成目标,当成活靶子打,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,真是惨无人道!”

这时,我感到后背直冒凉气。心想,炮弹要是再往前一点儿爆炸,我们这群小孩子都得被炸死,一个也活不成。

几十年来,每当想起这件事,想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,我都要提醒自己:勿忘国耻,珍视和平。 张旭光/文

给儿子取名

因为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“豆腐块”,同学、朋友每有孩子出世,总喜欢找我帮忙取名。时间一长,“名”声在外,我有了“取名专家”的美称。

取名如同作诗,要有灵感。有时,灵光一闪,一个好名字信手拈来;有时思路受堵,一个看似简单的名字却要折腾一番。我给儿子取名,就经历了漫长的“十月怀胎”之苦。

妻子一怀孕,我给孩子的“取名工程”就拉开了战幕。读唐诗、宋词,翻《辞海》《辞源》,可就是想不出一个满意的名字来。妻子说:“你成天帮人家取名,自己的孩子却取不出名字来,真搞笑哟!”

1996年3月3日,儿子呱呱坠地。听到别的新生儿都起好了名字,我的心里一阵内

疚:妻子都生产了,儿子的名字却还“难产”。突然,我的目光定格在挂于病床头的儿子的出生牌上:3月3日。3个“日”3个“月”,不是正好能组合成一个巧妙的名字吗?我心里一阵激动,儿子的名字——“明昌朋”终于诞生了。

“明昌朋”,这个由3个“日”3个“月”组成的名字,寓意着我们平凡的三口之家,在未来的日子里,既有太阳的温暖,又有月亮的柔情。特别是,儿子的生日3月3日正好藏在名字里,可谓匠心独具,亲朋无不称妙。

时光荏苒,一晃27年过去了,儿子已长成大小伙了,但当年给儿子取名的情景仍记忆犹新,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。

明伟方/文

到图书馆借书

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。在老家读小学时,根本不知道还有课外书。到了县城读中学,才看到有的同学在读课外书。于是,我星期天就到县城的书摊儿租阅连环画、小人书,到新华书店看书,平时借学校图书馆的书。

上了大学,借图书馆的书就不像上中学时那样方便了,要自己凭借书证去图书馆借。母校的图书馆,当时的占地面积之大、藏书量之巨,据说只逊于北京图书馆,居全国第二。

入学后,一天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,我步行20多分钟,去了学校图书馆。先凭学生证办借书证,十几分钟就办好了。接着,填借书卡借书,到下班的一个多小时里,

我竟没有借出书来。因为没找到自己要借阅的那本书在哪本目录册上。

过了几天,我又去图书馆,看有关资料,学习查询图书目录和填写借书卡片的方法,这才借到了书。原来,馆藏书籍太多了,分的种类很细。同名书籍,有中、外多位作者编著的,同一作者的著作,又有不同版本。不同种类图书的目录编制方法也不同,有以书名汉字、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为序排列的,有以作者姓氏拼音字母为序编排的。光是图书目录就好多册,也需要分类查询。熟悉了这些,填卡片才会得心应手。填好卡片,不用人去藏书室取,传书机会自动将书传送过来。 李维德/文

朝花夕拾

烤白薯

1968年,我们一群年轻人上山下乡,来到唐山市迁安县一个山村。因自然条件所限,人们生活十分贫困。由于粮食产量不足,白薯成为人们一年的主食。

深秋季节,白薯收过之后,总有些未刨干净的白薯还埋在地里,用犁翻耕时就可以翻出来。我们一边翻耕一边捡,待攒下一小堆时,就去找些柴火,把白薯倒在上面,划根火柴点着火,先去干活儿。火烧过以后,那些热灰就把白薯慢慢煨熟了。休息时,我们把烤白薯从热灰中扒出来,已经熟透了。双手掰开烤白薯,一团热气,咬上一口,又甜又香,真是好吃极了!白薯这东西,秋天刚刚刨出来时并不太甜,放一段时间,待白薯中所含的淀粉转化还原成糖分,才会香甜可口。我们说笑着,大口吃着热乎乎的烤白薯,北眺起伏的群山和雄伟的长城,心胸豁然开朗,将所有的苦和累全都忘了。

每年秋天,我都希望去北山坡翻耕白薯地。我们赶着牛车,车上放一只盛白薯用的篓筐,摇着鞭子,悠哉游哉,加上一顿香喷喷、热乎乎的烤白薯,连中午饭都省了。

斗转星移,一晃55年过去了。我已经从当年16岁的少年变成年过古稀的老人。偶尔从街上买块烤白薯尝尝,却怎么也品不出当年烤白薯的滋味了……

阳刚/文

图说往事

全家合影



我的叔伯二哥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军入伍的,在部队做后勤工作。1953年6月,二哥回家结婚。当时,我刚1岁多。二哥结婚后,我们全家人特意拍了一张合影。后排右二为二哥,后排左一是二嫂,二排左一是母亲,我坐在母亲的腿上。

郭志辰/文并供图

难忘的关怀

1960年,我被保送到通州(现北京通州)师范读书。我校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,学风积极向上,老师们都非常负责任。

新学期开学后不久,我班的一个女生肚子疼得上不了课,请假在宿舍休息。下了晚课后,班主任许老师到宿舍来看她。许老师坐在她的床边,亲切地问:“你是不是痛经啊?”她说:“不是,俺早绝经了。”许老师一听,非常震惊,问道:“啊?怎么回事?”在一旁的几个女生也说:“我们也有好几个月不来月经了。”

那时候,我们也就十七八岁,肯定还没到绝经的年龄。许老师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学校领导。校领导非常重视,第二天一早,便召集各班生活委员开会,要求统计各班有多少女同学不来月经。统计后发现,每个班这样的情况还真不少。

校领导赶紧商量对策,派人到北京市内的大医院开了中药,用一辆大

马车拉回一大车中草药。校工劈了一垛劈柴,每天早上在校园一个闲置的院子里支上大砂锅熬药,闭经的女同学们每天拿着搪瓷缸来领药喝。喝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同学们的病情都有了好转。

那时候我们年纪小,对生理卫生知识不太懂,也没有深想。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太饿,严重营养不良才导致闭经的。

如今回想起来,学校领导和老师对学生父母般的关爱,让我终生难忘。

刘晓多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图说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勤 善 和 谐

人民日报 中国网络电视台